

行走者

# 芝罘岛与秦始皇

刘洪

芝罘岛是个名岛，“千古一帝”秦始皇，曾三次登岛寻求长生不老药。每次读到这段史事，我都会觉得滑稽：既想永远活着，还想活得永远像个小伙子，这老赢也太贪心了吧。

我想啊，秦始皇当年急切地寻求长生不老药，很可能是身体有状况了。尤其是公元前210年那次登岛，肯定是病殃殃的，身如秕糠行将就木。年复一年、日甚一日的超级劳顿与超级享受太损他的健康了！但他希望自己的神话能持续到天荒地老，并认为他既然能把六国一一灭掉，肯定也会把偌大的蓝天

我登芝罘岛，都是径直去往东口村，在村子东面走上一个大坡，来到山后面的海滩上。

这里的海滩很宽广，鹅卵石堆积得厚厚的，像有几千年的历史。海上涨潮时，蓝白的大潮冲击着卵石沙滩，轰鸣如雷，像是很多人正在哗啦哗啦地翻阅着惊心泣血的史书。玩够了海滩，坐在凉风森森的山阴中，喝罐凉爽的啤酒，再吃块香喷喷的猪头肉，拿起一块卵石在海面上打出一串水漂儿，让自己充分地回到童年。也顿悟了一个道理，只要心情永远和芝罘岛的海一样年轻，你即使是耄耋了期颐了也会童颜鹤

加快脚步前行，小路拱进了一大片深青的芦苇中，走在苇海里的我听见了清丽的海鸥叫。出了芦苇，我突然喊了声“我的天啊”，并且赶忙刹住脚步——距我一两步的地方，是一处可怕的断崖。断崖下，沧海横陈眼前。

海色怎么那么绿啊！从来没见过如此炫美的绿海！海的远处，空旷若虚，静寂如梦；近岸处，山岛耸峙，波濤浪吼。崖下看不见海滩上，传来了怒浪滚石的哗然轰然……

只因换了登岛路线，观赏角度由仰视变成俯视，视野内的景观，那么新奇，那么峥嵘，那么苍远。我想测试断崖有多深，捡了块石子扔了出去，然后倾听，竟然一直也没听到落石的声音。那石子好像被氤氲的海雾给吃掉

四

忽发奇想，这条通向海滩的陡曲小道会不会是当年秦始皇开凿的呢？很快，我否定了这个猜想。秦始皇钟情“驰道”。他登上芝罘岛，肯定是沿着一条白光闪闪的“驰道”往来驰骋的，在那样的皇家大路上，他的宝马铁骑、翠华羽葆才会张扬出足够的至尊气派。

我敢断言，秦始皇三次登临芝罘岛，每次走的都是那条惨白的“驰道”。我还相信，他即使是千百次地登上芝罘岛，走的还是那条惨白的“驰道”。这帝王的“脑袋”，永远比

给一口吞下。

芝罘岛没成全他，三次都让他空手而回。试想，如果他长生得逞，哪里还有后来的大汉王朝，哪里还会有“汉族”这个响当当的名字？如果他活到如今，美丽的烟台海边不知会增加多少阿房宫的分殿别院，大概率不会允许有电影、戏剧、小说、诗歌和散文，书店里只卖些算卦治病、植树种草的书，写文章的人如果不慎写错个关键词，就会被杀头……

芝罘岛功盖千古，让嬴氏不得不接受一个浅显的道理：疆域有涯，生亦有涯！你秦始皇再高大，也高不过我芝罘岛；真

发、童心勃发。

卧观尖峰在头顶上起舞着碧绿色，让远近的陡崖峭壁与海色山光扑面而来。昊天在上，此乐何极！但是这样的登岛路线走得多了，也不免厌烦，有时我就想，有没有景色更加奇美的观光路线呢？去年夏天的一天，登芝罘岛返回的路上，我发现东口村的西面有条小路，徐徐抬高，迤迤地伸向了北面一个绿树浓掩的神秘处。我很好奇，便去走那条小路。

路是乱石路，不平，也不直，路上荒草深深。缓坡的两边，白杨树高大粗直。走上了缓坡的坡顶，复行数十步，豁然开朗：一大片草地绿茫茫地出

了，就像秦始皇已被历史的烟云给吃得无声无嗅一样。

退了几步，远离断崖，我在一条细小的黄泥小道上小心翼翼地向西面走着。小道通向了一处更高的断崖，它坎坷着，扭曲着，蛇身子似的，悄然消失在断崖的下面，肯定是通向了幽深可怖的海滩。

果然，不大一会儿，小道的道口，攀上了一个人，先是头，再是肩膀，胸膛，腰部，很快地，整个人爬了上来——一个黑面长身的赶海人，他手上提个篮子，肩扛窄板铁锹，篮子里的海鲜，有银白色的海鲫鱼，有赤甲红大螃蟹，还有透鲜的蛤蜊和牡蛎。见了我，他先是笑了笑，然后问了句：“来逛山景吗，伙计？挺好的啊！”

多妙的一句话啊！质朴，深沉，耐

芝罘岛的所有岩石都坚硬，他会把一条道走到底，一直走到天昏地暗天塌地陷。这坚硬的“脑”即使被历史的铁幕撞碎了，后来者仍然会如获至宝把它拼合拼合，扣在自己的头上，继续顽固地驰骋在那条惨白的“驰道”上。

假如说，秦始皇肯屈尊枉驾，非常例外地走下他的“驰道”，走上眼前这条新美的乱石小路，来亲身俯视一下眼前的千云万浪、水远天长以及一个可爱的健壮渔民的弄潮攀岩，他的心胸也许会开阔很多，他的日思夜想

真正长生不老的不会是你秦始皇，而是年年草树丰茂的芝罘岛！

我经常去登芝罘岛，起初骑自行车，后来骑摩托车，再后来是开车。现在呢，步行。

我登芝罘岛，不为长生，而是为健康。岛上空气清醇，像个好大的氧气罐，听说岛上的百岁老人挺多的。咱不求什么“长生”，能活百岁就很不错，对于平民百姓来说，百岁就是“长生”，长命百岁嘛。

渴盼“长生”者，活得命短；而不求“长生”者，反而可能“长生”。

现了！真是想不到啊，这芝罘岛的深处竟藏着一个“大草原”！

顿时欣喜于这条丑陋的小路了。草地两端，陡山如壁，走在草地上，四野岑寂，如漫步远古。继续前行，东张西望，有点害怕。知了狂噪，蜻蜓乱飞，小咬扑面，好热的芝罘岛啊！

秦朝的夏天，肯定比现在还热吧？秦始皇在大热天里也会光着膀子吧？忽然感到微凉的一阵风，风中夹带清亮的海腥，又听见了虎啸似的海声，发现前面是个V形山口，嵌在山口的那块天，分明躁动着混沌的云气，迥然不同于头顶上那静态的夏日晴空。

寻味，既可以把它理解成“这山景挺好”，也可以解读为“逛山景的雅兴挺好”，还可以领会为“不为衣食所累，不受疾病所困，有充裕时光，有乐观心怀，有了这一切方能有此雅兴，这一切都是挺好的”。

这民间的口头语言啊，比起当年李斯那厮的令人肉麻的颂秦铭文，可有滋味多了！

目送赶海人渐渐走远，我觉得他好像是从历史的深处一步步地爬上断崖的，秦始皇当年登岛的时候，这个老哥也是经常来此赶海吗？我远远地望着他，望着他走在21世纪草深树青的盛夏午后，望着他走了2000多年最终走向了艳阳下那个宁静安详的东口村。健硕立体的背影，一座活的雕像。

有可能会从狭隘的万寿无疆扩展到江山百姓的长安永康，其治国思路有可能会从法家的“严刑峻法”这条死胡同里跳出来，走向儒家的“仁政”、墨家的“兼爱”以及后来大汉的“清静无为，休养生息”……

可惜只是假如。秦始皇如果肯走在这样的小路上，他就不会那么痴愚地寻求长生不老药了。假如这词，有时很幼稚很可笑，但是恰恰在幼稚而可笑的“假如”中，往往深藏着富矿般的命运转机和历史奇迹。

## 栈桥看日出

姜惠泉

农历正月二十，儿子要去学校，买的是早晨六点二十的动车票。我们五点起床，吃了饺子，就赶紧出发。

几乎一路绿灯，目送儿子隐入了进站口的人流中，我一看时间还早，一个念头忽然冒了出来，去看看海上日出吧。车经过第一海水浴场，退潮后的沙滩上，黑压压地站满了海鸥，像一地散落的音符。海面平静得出奇，远远望去像一块毛玻璃，光亮而不透明。在栈桥附近停好车，走向海中，脚下忽然一滑——栈桥的木板上竟结了一层薄薄的冰。远处的几座小岛，像用墨笔勾勒的剪影，静静地卧在茫茫的海面上。没有风，海水像抖动的丝绸，一直绵延到天际。潮水退去了，裸露的礁石星罗棋布，黑黢黢的，像散落的火山岩，远处还有几个赶海的身影在缓缓移动。一弯残月还挂在西天，淡淡的，像是等着跟即将升起的太阳，打个招呼再离开。

我站在栈桥的最东端，望着东南方向那片越来越红润的天空。一只海鸥扇动着翅膀从眼前掠过，迎着霞光，像一只浴火重生的神鸟。不知怎的，忽然想起王勃的句子——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，眼前虽不是秋日黄昏，意境却如此相似。我赶紧按下快门，把这画面永久地留下来。

海面被霞光染红了。就在墨黑的天际线上，忽然出现了一道细细的红杠——细得像谁的笔尖轻轻划过。它一点点变粗，像月牙儿，像小蘑菇，又像半个火球从海里探出头来。它不停地变换着姿态，就像一个刚刚睁开眼睛的婴儿，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。短短几分钟里，太阳便挣脱了黑暗的束缚，把一道狭长的金光洒在苍茫的大海上，像是通向未来的金光大道。

看着太阳在刹那间从一个小红点，变成一个光芒万丈的大火球，原本冷飕飕的空气仿佛也一下子有了暖意。我想，正是大自然这样的鬼斧神工，才让人们对着看日出怀有一种永远的期待吧。就像刘白羽在《日出》中写的那样：“不如攀上奇峰陡壁，或是站在大海岩头，面对着弥漫的云天，在一瞬间内，观察那伟大诞生的景象，看火、热、生命、光明怎样一起来到人间。”

而此刻我忽然想到，刚刚走进车站的儿子，不也正像这初升的太阳么？他即将奔赴的远方，不也正是他自己的人间烟火、光明与热么？我转过身，栈桥上的薄冰在晨光里开始融化，亮晶晶的，像撒了一地的碎银。